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廷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龔大萬

謄錄監生<sub>臣</sub>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志銘

瑞昌王府三輔國將軍龍沙公暨元配張夫人合

葬志銘

輔國將軍龍沙公諱拱樹者余友人奉國將軍多隆

父也元配張夫人公之父曰鎮國將軍宸渥為瑞昌榮  
安王覲錫第七子榮安王父為恭僖王奠壇恭僖王父  
為寧惠王盤斌惠王父曰獻王權獻王高皇帝之第十  
七子也寔開國於大寧已徙南昌仍故號公於高皇帝  
五代矣始鎮國娶於李封夫人卒亡子而其媵乃舉二子  
已娶於戴亦封夫人始舉公已又舉公之弟拱杼俱封  
將軍如公號公行雖叔也然居嫡而是時王母鮑夫人  
猶無恙愛而育之宮公少岐嶷有智量鮑夫人故能讀

孝經論語諸書公學語即口授之俱成誦五歲就外傳  
日臆毛詩千言其明年進賢舒芬過公父以公媛好屬  
之對立應舒惟不測後狀元及第每每致書鎮國謂而  
家第三郎天上麒麟也好為我致聲會寧王宸濠反盡  
脅諸同姓子侯從軍而鎮國抗義不肯從王怒而幽之  
金墳厰是時公九歲矣獨與王母鮑及母戴俱二母日  
夜啼泣曰王一旦有天下奈而父何公笑曰反者徒自  
苦耳何法得天下且吾父患不與之異耳不患異也俄

而鎮國交關守者得脫獨身跳投婦家挾一力走建昌  
而會王宸濠困兵安慶城下王文成公守仁乘間襲南  
昌下之市井洶洶一嫗持公而哭欲與俱投井公拂袖  
入視二母則梁且繯矣公亟止之曰來破城者義師耶  
當誅反者不誅不反者且吾雖幼庸詎不如外黃兒已  
而兵至其別將曰王司理偉公出迎攝之曰公來誅反  
者吾父以不從反囚吾望義師若雲霓耳司理奇其言  
而質之城人信署其門曰良且發一旅衛之公徐入而

慰二母時坊市多中焚其焰距公門數步輒熄念獨不  
得鎮國耗而鎮國所之建昌曰方宰鐸者素善鎮國鎮  
國欲詣京上變鐸曰毋庸也吾聞王公師已下南昌謀  
知實身衛之還邸鎮國既聞公前後語大詫曰不謂九  
歲兒能辦此吾殆弗如也亡何鮑夫人薨公哀毀稱情  
至十五以例請天子為加封歲祿八百石儀衛二十八  
給朝服公服常服各一襲冠履革帶稱是有司治第擇  
婚明年始冠行三加禮冠禮之不講久矣獨公吏鎮國

行之人謂公故嫡也何以不居鎮國邸即鎮國亦留公  
公固讓曰令甲自諸王而上始異封吾知有吾兄而已  
不知誰嫡竟市東門甌脫剪棘廬焉而會鎮國與戴夫  
人俱以悍王變幽苦先後得疾公偕其伯仲晝夜東西  
奉湯藥籲天請代疾寢劇公念以西劇狀聞東則益鎮  
國憂以東劇狀聞西則益戴夫人憂每見必修容問瘳未  
則曰行瘳矣而戴夫人竟先薨鎮國時時聞哭聲又覩  
公狀墨而甚瘁強起過喪所凶具飭執事井井知為公



調度也收淚歎曰若爾吾復何憂亡何鎮國亦薨公乃大發喪擗踊號哭毀瘠骨立既葬服除張夫人已被封誥矣而來歸我夫人故名族也婉嫕有志操既歸公與偕之東門廬將軍拱杼甫九歲有姊會稽郡君亦從公與張夫人撫愛之如子女為郡君擇壻得儀賓王曉已又為拱杼擇配已又請封冊諸冠昏皆於公乎取公素好典籍積至三萬餘卷尚以不得東觀秘書為恨上章請之世宗悅出御製敬一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賜

公拜賜動色崇閣而嚴之公他亡所好唯好讀書吟詠  
延賢士大夫折節為歡及好施予而已賴張夫人勤儉  
工治生累積纖微以寬之公弗問所從也甲辰乙巳間  
江右歲連侵公悉出藏粟治粥於邸以啖餓者所全活  
衆是時張夫人已舉二子而多瘡長有異質公敕與余  
德甫鍾仲謨兄弟游為諸生業人或恠公官豈亦倣趙  
宋時開朱邸甲乙榜耶公笑曰此一代典制也使兒曹  
習之豈必藉是而貴亡何多瘡拜封冊而張夫人捐館

當疾革時執公手謝曰妾幸得尚主君有二子庶幾見  
頭角為主君室一弟嫁一女弟所以相為亦足矣實不  
敢私尺布寸珥之橐以負主君所歎者始不獲奉舅姑  
終不竟侍主君耳言絕而暝公痛之甚為文以奠其辭  
甚酸楚既而歎曰古稱文生於情信哉當葬張夫人請  
於天子以多塋幼不任窀穸欲挾與俱特賜許故事諸  
宗室送葬僅許一長者往而公之葬鎮國也行第三不  
克從又居平不得出城闔恒心痛之至是治張夫人葬

畢西馳以一中牢祀鎮國及戴夫人於新建之石壑山  
伏地哭且絕而蘇手益封樹復西馳謁恭僖榮安二王  
園復西馳謁獻王惠王二陵追感先德與叛者之傾宗  
社爰歎悲咤久之俱有詩以紀還治家廟脩烝嘗益飭  
曰吾嫡也不可以他委公故多讀書而尤邃於天文遁  
甲竒門演禽太乙六壬諸家言當是時天下北被寇南  
中倭士大夫釋紳衿而談戰陳大吏之宦於公地者太  
宰胡莊肅公松大司馬凌公雲翼御史中丞康公朗塗

公澤民所得於公尤多而余德甫時已登第為尚書比部郎郎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世貞者與德甫相切劘為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胤名籍籍一時或以比鄴中七子多燿時尚少聞而歎曰銅山西傾洛鍾不東應哉彼且以我非夫也強自力以詩及書紹德甫而先後通諸公咸賞異之其後德甫罷閩臬歸公治芙蓉園以居多燿而時召德甫德甫兄事公而弟蓄多燿惟公亦時時解頤曰毋論德甫即吾與兒

師友也公尤愛余若攀龍詩每誦則咀吟不絕口顧謂  
兒何李於弘正間擅大雅而我江右一熊士選不能當  
邾莒然且猶沾沾今二子主盟壇以若與德甫齊秦賦  
也顧吾偕若王父未嘗一日而忘斯道乃章章於汝不  
亦快哉於是乃梓鎮國詩曰玉降遺稿多燐請梓公詩  
笑弗許也公失張夫人請於朝得內助曰余余故賢然  
少不能省出入而公以義俠散之產盡挫厘厘祿入自  
守有傳宗正條者減削益甚至不能名其半子侯以下

譁不平公徐謂諸君易不云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我朱徧天下且百萬指悉仰給縣官更二十年大農之  
數蹄涔罄矣胡可以無變通且若不見漢同姓諸侯王  
表乎王之諸子一輩侯耳他孫則齊民也戒諸兒家別  
有宗正條毋三簋毋重喪毋多藏獲毋闢丙舍而已諸  
子侯以下多佩公訓而守之公少善經術既善詩至五  
十而益習養生然不事服餌御內烹煉之術超然有詣  
於叅同悟真之微指者一日受丹方姑試而驗遽毀之

曰異事果有之非吾分也至六十誦金剛經忽若有得者為偈贊之梓以施善信人築精舍居高僧其中歲事八關齋月事十齋間召客飲取諸市沽而已四子皆已冠婚封冊有廬產分月供養公戒四子吾不如陸大夫出橐中千金裝富汝亦不以肥肉大酒溷汝共養厘厘足小得餘羨餘沙門而已七十於精舍傍別築深室鐫而竇之所時時晤賞者僧及余德甫鍾仲謨二三子及德甫之子斐而已又二歲忽屬疾四子皇恐召醫且禱



公揮手止之至稍劇悉屏謝內助余及諸姬侍獨四子  
二孫在側顧謂吾生辰近矣汝曹慎之多燐問所欲言  
則曰汝在吾何言諸子復問之則曰汝兄在吾又何言  
季冬之三日忽起具衣冠南向拜手默祝已西向跌坐  
舉偈曰六根元是幻三昧本無聲圓融起覺海無滅亦  
無生復舉偈曰痛覺貪生頂法王三生無住即金剛刹  
那了却人間事直至威音大道場已而謂多燐為我延  
高僧助我西去僧自海上來者召之入俾對趺坐夜初

更中庭白光如晝異香郁然踰時始息而公目閉唇若微動手數珠若誦彌陀者至明而絕其日即公生月及日也公長幾八尺豐頤脩髯玉立山坐抗聲若洪鐘齋莊盛服儼若神明其燕處布素而已與人語煦煦和易尤不喜置城府生而孝謹得父母心事二兄甚恭二兄見之忼然自失曰此國琛非吾所得而弟也友愛季尤篤季之服張夫人喪降而子曰誰鞠我育我者業蚤夭公拊棺大慟以其所佩帶并出藏幣斂而曰恨不汝偕

也撫其三孤與伯仲之子無異已子矩度詳雅為朱邱  
所矜式既為德於其里久每出入人延頸而祝之所著  
龍沙集凡六卷藏家塾於乎以公之材行使得入佐明  
天子當坐論作行之任即不敢論周召去東平齊獻當  
何異又不然而受魯衛之寄亦可以仁用其民而僅奉  
一祠官祿澤不過九里名不出一方雖穹爵高稱胡益  
哉陳思之所以厭遠遊而請戎弁有以也雖然公始而  
好經術既而好詩又好玄學晚乃大掃之決無明網歸

大光明藏即帝釋輪王不足以殫公目睫而沉區區纖芥宰官哉臨化之際厥有光景拘方者以為幻嗚呼公之所坦然而自得者亦寧幻也內助余能祇若公以公薨故哭泣哀思歲餘亦卒公自樹德有子四長即多燿攀龍諸子集中所謂用晦者也配車氏多爕配廖氏繼配程氏張夫人出也多頰配金氏多頰配王氏內助余出也皆拜奉國將軍配皆封淑人女四長高郭縣君適胡山次欽江縣君適黃識次南懷縣君適聞一誠次怡

亭縣君適熊良遂皆儀賓孫男九謀齎配鄭氏謀佳配  
王氏俱拜鎮國中尉配皆恭人謀塿謀坐謀童謀卦謀  
塿未封餘未名女廣惠鄉君適龔變阮溪鄉君適熊宜  
高新浦鄉君適程一豹俱儀賓餘未封曾孫男二女二  
多燿既以合公與張夫人窆於新建之桃花鄉王公岡  
而內助余祔焉天子賜之祭三而謀誌銘於余德甫德  
甫卒乃手事狀累萬言以屬世貞節而志之且銘曰  
是墓也歲上高皇帝五世之仍孫貴不敵德以裕后昆

既碩而蕃雖則蕃碩貴逾不敵何以譬之曰令聞世世  
無斁

廣東高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東山徐公

墓誌銘

世貞少嘗讀兩漢書慨想其世材之盛而最後頗考鏡  
大明公卿將相之業以為無愧色而至於循吏則未有  
能如朱桐鄉卓密縣者嘉靖中守尚書郎數聞同舍郎  
稱句容令徐公前後治邑九載其純白之行惠利之政

當為天下第一然所為第一者以實不以聲當是時心  
沾沾自喜以異日不即死而有事乎蘭臺東觀之所撰  
述苟用句容令應亦何下桐鄉密而忽忽為事奪已而  
老且怠筆研矣里居時有慘服而幣見者前給事中貞  
明則徐公之子也謂塋公若干年而未有誌銘於隧中  
之石則以慎之故今日乃藉惇史足下足下其毋辭世  
貞因悚然以許而問狀於給事則曰得句容之政而不  
能悉也其他則悉之矣給事去補兵部郎遷尚壘丞遂

進為少卿兼監察御史督興河北三輔稻田事而余間以過句容從其父老詢徐公令時狀縷縷不可指屈數大要云老人燥髮來所見未有若公者公天人也明年少卿所督治方報成而阻於中貴人移疾歸始具狀來請曰悉之矣得之句容人矣余亦喜曰徵矣得之句容人矣公之始至句容也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共黠豪而治乎居三日公察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



襖中搜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  
補牒耳非有賄也公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  
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  
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公每受訟牒必  
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  
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力兼  
之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為之期過期而  
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

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公既益習民富貧與道里近遠諸雇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雇而役者必以便即田更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公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雖至稚魯不受惑也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公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公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

為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公恒謂即天子布大惠安  
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  
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公任無失所者公之悉革一  
切浮浪費里正結藉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  
民戶門以為恒邑故稱最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  
可計而公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然無弗給者士  
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士大夫  
安公之質儉弗過望也有廢圃廣輪數十畝公躬率隸

卒闢治蕪穢執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豕客過宴飲  
不必他資取諸宮中而用之客便欣然為醉飽去邑西  
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為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全  
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及沒股顛仆相尾公積雇役  
之羨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籍籍歲江南大侵  
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  
神三茅山三茅公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  
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公曰救災

卹隣古道也隣民即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按故牘  
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公躬為經  
畫諸使者攝公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  
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  
糶取其直於官公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之幾何而徒  
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  
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  
餓者起矣公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

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公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公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更名不拾遺公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脩怨於公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說文義饘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富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公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

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餉而詬諸庭公縛而笞之  
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  
某公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  
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畧不甚稱公  
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公者中以蜚語  
中丞恚公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公  
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  
稍動下映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胡謬稱也衆

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敎公救荒諸奇策與  
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  
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  
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  
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  
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  
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  
彥具公前後薦刺語報尚書書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



公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可恠也然公絕不以望  
中丞中丞亦內媿不復及公公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  
之民有華冠而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具  
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  
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  
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  
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  
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

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公生平不嗜肉食唯啜菜佐  
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  
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  
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公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  
又立祠祀公四五所而其最大者曰茅山謂公息民於  
荒獨茅山之役巨故也公之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  
址有犯陸都督炳圓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  
公曰外患未已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

陸噤不敢發圃分為二公出榷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榷者蝟集倍溢於故公屬其餘於歲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坂最堅而又最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為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

汎濫為田患公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迅送恒出境外幣餽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公第遣一介齎牒謁之云郎有事於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亡何公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公曰吾老矣安能役吾身以徼身外物陳牒於

冢宰謝不之任冢宰已為高州更新守矣居一載大察  
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公考功郎持不可乃坐公老令  
致仕公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卧貴溪山中二  
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跡可數也守令以時問政  
公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為縮舌族貧矣立  
義田以周之足矣立義學以誨之又擴田於學以給頤  
仰同年之婦何嫠不能自衣食公力資之又推以資邑  
嫠之貧而勵節者公於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帛帛

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秔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給事長矣公慨然謂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已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然識者猶日望之公既有年德貴至大夫郡邑舉鄉飲爭欲得公祭酒公為一之郡而已公生平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

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君定向按部句容習公政而仰之時誤傳公物故者耿君歎詫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公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公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欲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公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公朱衣從數騎啟扉而入嗚呼神所憑依將在人矣豈公以彼士民之專思而精意有所流注耶公

孝友天性重節義不寢然諾彊直自遂信躬而行四歲  
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其奉大母  
周孺人繼母父安人尤孝謹屬疫痢大作相傳染衆二  
母病歿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公獨身周旋其間卒以  
俱安為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  
庄農有耕而乞火者公時佔畢猶未已也嘗蒞一貴少  
年家塾遇驕佚子弟朴治之不小貸貴少年狎嬖童麗  
甚故出而留之塾俾恣其側媚欲以試嘗公公厲色無



所迂視以告貴少年曰是夫也鐵心石腸人也一老儒  
生捧所習經有饑色艷是少年盛而歎曰經獨為彼不  
為我公笑曰經非貴富人物也而所覲誤矣公與少師  
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  
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  
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  
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  
公損月奉索餽而致之故善色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

遠戍公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  
以遺節然公有所為以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為名高故  
少能舉其事者公娶周恭人能助公為清白而不宜子  
後公二年卒置貳王孺人舉給事後又置貳李舉貞易  
殤給事即貞明娶於汪生子之洪置貳生之沛之洪娶  
於江孫女二巽德豫德許字汪學孔費元祥才而殤給  
事之狀公行凡數萬言余故歎盛世之才難傷賢哲之  
不可再而悲給事之致無已於親也故採其事十之一

以志而繼之銘辭曰

徐出栢翳敦厥孫嗣以仁名世棄其玉几於會稽  
水族於太末之里乃自金溪遷於貴溪世不必顯耒耜  
書詩公起孤童以行誼聞卓爾不羣褒然其文釋褐公  
車令以畿邑天降割於氓災疹旋集匪公之乳哺誰適  
慈母匪公之誨治誰適嚴師匪公之儲蓄誰適家督公  
令九載一切就理從稚得壯壯不流徙從壯得老老以  
樂死瘠改而沃雕返而鄙其民思公尸之叢祠燔豚炮

羔歲時不哀公神其間而魄於百原之山百原之藏其  
碣高州守而不為其政三茅之祀其主句容令而官則  
三命是當曰明故二千石循吏徐公與漢朱大農卓太  
傳而並者耶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誌銘  
嗚呼此明故福建按察副使余公之墓而世貞為志且  
銘之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為其不雅而更之曰曰

德遂字德甫公之先豫章士族祖泰父敘俱以尚書教授里中亦負隱德敘用公貴封尚書刑部郎是曰刑部公公之生其母萬安人及刑部公先後感異夢遂大器愛公公少而慧敏總角受舉子業即超然神解稍長從父授經於武昌朱御史廷立館朱公嘗督畿學政目中無全士見公文而慄然曰是子國器也砥礪之且數歲歸就試適郡試甫畢守歎無可以當首者續試公大奇之遂以公應學使者奇公幾如郡遂補博士弟子屢試

輒冠居萬安人喪以孝聞服除應其省鄉試中式名稍  
後朱公入為御史中丞道遇試目閱首簡不得公名抵  
之地曰余生數奇乃爾耶夫人從地拾之起簡窮而公  
名見朱公為張宴相賀公偕計至南宮不第朱公初弗  
使歸曰生強為我游太學太學賢士藪也遂游太學屢  
試復冠時王襄敏公以旂為兵部尚書謀子師於朱公  
以公應遂躬造辟焉王公一見禮異公所揚扅自文事  
外諸國家大筴亡弗籌者曾襄愍公銑為陝西三邊帥

請大舉搽河套有旨褒賞下部議王公亦以為便密咨  
公公對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中  
為敵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哉亡何上果罷夏相  
尋建曾公而粹命王公代之王公大服公欲以公偕往  
公念離刑部公久迫欲歸王公留之不得乃謂明日當  
餞於郊至則公卿大臣畢集王公攝衣而門迎公且徧  
以贊諸大臣曰微余生教之吾殆不知死所且謂余生  
異日公輩人也於是諸大臣爭造請公公竟不顧返其



又明年乃成進士使於豫章却其饋一絲不以入橐  
鄉先生故太宰熊公浹聞之曰鄉後進不乏人明年還  
朝至冬始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刻  
縱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世貞相劇琢為古文辭  
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  
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朋  
馬亡何梁生死謝生解而公與司農郎蜀人張肖甫繼  
入公最名晚合然年最長而其事于鱗最恭于于鱗詩

所涵濟最深至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  
笑然簡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不肯受加  
子與則受公脩然其間亡所加即加之公亦夷然不屑  
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論死嚴之鄉人  
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訊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  
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浙俗  
獷巧善麗辟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公平亭  
之其得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亦無所駁

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還往不絕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為視含斂使其子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入賀萬壽還任時倭警雖少寬而羣盜乘時蝟起延平徐子堅者劇盜也聚其黨踰千人欲南連張璉以自固臺屬公捕之公選守令而下敢力深入者分兵為四路據險以待而多縱反間攜其衆為一鼓而薄之即陣斬酋首五十餘級賊遂大奔潰悉為四路兵所

縛凡四十餘人斬及溺死者三百餘人聽撫者五百餘人前是張璉起大捕殺掠江右閩郡縣然不至延平而延平公所治也天子方震怒下大司馬俾奪三司守巡俸誤及公公不自明而至是公以功大當贖念不欲張侈其事力辭之臺人尤以為難嘗按部抵建寧臺檄還署司篆已發矣會山賊反攻屬邑之政和壽寧郡守一鶚間行報公公曰亟返郡當與守共之安敢以司篆解既而與守謀二邑無城必不守彼且乘勝而見凌我與

守約兵弗精當坐我餉不足當坐汝賊果入二邑覘公  
師整而暇相守四十餘日援兵至合而殲之臺按功簿  
且上而會興化潰於倭而止閩大比士公入棘監之所  
取知名士如趙秉忠田一儁黃鳳翔楊束輩後田君會  
試第一人黃君廷試第二人餘多顯者公復入賀萬壽  
大司馬見公而知公所蒞延平非失守地也已又能自  
匿功弗列賢之為疏請還其俸有白金彩幣之賜公道  
豫章里省侍刑部公甚適也而閩御史某之白簡上矣

始公為故嚴相里人然心薄之絕跡不造門及審讞浙  
借諸曹郎辭謁入嚴出揖公曰余郎余郎鄉人耶非今  
日吾幾不識郎故鄭端簡公知而紀其事於文公以讞  
大藩勞得遷資不過蚤半歲耳而相嚴敗人以公其間  
左間批根語及之識者不謂然閩御史某公同年進士  
也疎不諳法公微規之御史陽謝公中頗不懌而邵武  
之司理與守構公意直守御史乃復入司理間遂指摘  
公冀以快忌者中丞譚公綸為解救不及而例且會疏

因稍異其辭業當得勘銓部中亦有欲為公道地者而  
旨報罷矣公雖終不能無小慨然以得長奉刑部公甚  
快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  
勵自于鱗而上以至於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于鱗慎  
許可其真公於七子中恒猶憤憤至是貽書世貞曰大  
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治詩亦不閑  
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能為古調公折行與  
證爾汝交相倡酌亡倦久之名益盛海內操觚之士多

納履請益者公居官廉無餘橐又以淫書故不暇治家人產市文之美得少甘毳以奉刑部公及繼母蔣孺人而其後刑部公卒公時已逾耳順哀毀踰禮其喪蔣哀亦稱之先後中丞直指于旌過從問政談藝俱以公為指南而語及公出處則深惜其才而扼腕於例低回久之獨中丞凌公雲翼滿而薦公一時翕然以凌公能知人不俗而太宰張公瀚者公故交也人謂且用公其與公善者至為畫策願得一書致張公必有以報公謝曰



客休矣張公不知我故不用我知我亦不用我且我一  
山澤人亡世意久矣何至勞君方寸客愧去盜有窺公  
者亡所得發憤於公所藏書藝之井其廬俱燼公嘯傲  
自若於是公之子棐謀築室於負郭之隙地居直東湖  
北枕澹臺南望徐稚西接蘇雲卿三高士祠公意樂之  
時時指謂棐曰是了不異人意用晦以其與芙蓉園隣  
也數召公吟哦其間不別賓主詩成俾世貞敘之曰芙  
蓉社吟稿當公之壯時僅一子棐李夫人憂之為置媵

送之閩公聞其衣冠子也却而不責其直汪司馬伯玉  
為作却姬傳晚節稍有所置多子然貧益甚人風公不  
為是曹餽粥計耶公曰槩在吾何憂即凍餒不至死既  
老倦客客至不辦為具徙居武陽里課農自給城府之  
跡可數也吾弟敬美屏騶從過公雞黍浹夕蓋用于鱗  
留余白雪樓故事癸未春公年七十飲客而語忽澁步  
蹇飾巾待期至鵬月四日猶與客論文不倦罷客後端  
坐悶允不言槩驚而問之亦不答氣微微從口鼻出又

四日而逝時萬厯之癸未也娶即李夫人有五子長即  
棐太學生李夫人出娶於羅次槃聘於甘槃聘於魏果  
聘於何集聘於胡俱庶出女二一適諸生萬戩卿李夫  
人出一字太學生鍾允升亦庶出孫男二長欽燿聘楊  
欽烺幼未聘孫女一適喻應臯公卒之明年而棐始属  
狀於用晦又三年而狀成其文踰萬言最為詳媿棐携  
以來且請曰猶未歸土也其卜在武陽南瞭芳灣之觀  
音山敢斬子之一言以慰於幽余不忍辭嗟乎當吾

之相率為詩頗跌宕自放若不可一世人而世亦無有  
能見容者獨公斤斤制行不苟與人必以誠信文彩無  
所露洩見而知其長者吾曹每屈指卿相必首公已公  
佐大省臬無害而予與于鱗早拂衣子相補外子與明  
卿肖甫謫若小驗然未久而歸者出外補及謫者遷肖  
甫遂進保傅為國柱石而公以一言之故終其身丘壑  
不復振豈非天哉雖然公詩成矣其又有進於詩者天  
乎人也固不得而以世法軒輊也

銘曰大江以西有派其詩作者實繁背風雅馳余公一人起而振之力去陳言而古是軌遂超羊腸以陟熊耳俯視塵世轍亂旗靡位不蔽德文士之恒繁後而賢補之以羸嗚呼余公即安而宅我辭苟行過者必式

承德郎温州府通判淞涯潘公墓誌銘

當隆慶萬厯間故御史大夫上海潘恭定公偕其仲氏溫倅公叔氏比部公季氏光祿公咸以篤老致其官歸恭定公築堂於別圃名之曰四老約以佳時相過從而諸

子今學憲方伯都事汀倅監事諸君咸盛衣冠治醪糗  
執子弟之業四老人隗俄其間雅歌投壺談笑甚適也  
海內艷稱之以為唐宋二洛社不必出一姓魏之楊氏  
雖號為雍睦然刺促官守不敢以愉樂顯明之毘陵近  
之矣而不必貴兼之者獨潘哉蓋十餘歲而恭定公卒  
已而比部亦卒溫倅公惘惘涼涼悲思牢騷四老堂之  
跡遂絕而又五載公亦卒矣公之初不豫也時汀倅君  
方之郡便道省侍而學憲方伯皆里居公忽顧而泣然

曰我潘之先累世為德而鍾我兄以有若二子而德不  
衰今者乃聞諸子姓有嫉情參肆日將隳其先而噤不  
一助之非所望於賢者也因汎瀾久之明日語益慘且  
加絮泣數行下學憲恠語方伯此何祥也屬元正公當  
從之公庭祝釐以病辭越二日為公誕辰舉家慶者亦  
以病辭蓋七日而竟不起時萬厯丙戌之正月十日也  
公壽八十有五小於恭定公二歲耳德亦鴈行唯是少  
不得志於科第屈為小官然亦有以自樹顯不苟徒焉

已也公之先為邑名族其詳見恭定公狀志中公生而警穎端重異常兒稍長通經術能文章會其父贈公罷項城尉歸倦於家且宦薄而公獨顓其絀以共贈公夫婦朝夕而寬恭定公及比部於學既恭定公成進士久之比部亦舉鄉薦公乃補博士弟子以例升太學上舍謁選吏部得為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大官雖名為一署於他署劇且總其凡公精心為之持以廉節時卿黃公養蒙少卿莫公鍊事取公而決歲所省上供費以萬計



中貴人請脩一夕之需為歡公知其欲見嘗也遜謝之  
自是不敢有所干於公時恭定公自大司寇領臺事公  
杜門謝絕記吏還往有臺獄白而推恭定公感者以百  
金酌公公大驚麾出之咄咄捷門杜尋奉命頒殿工於  
江南諸郡自常廩外饋遺亡所受務隱約折節恭謹若  
不知有恭定公者還朝考三載績階徵仕郎尋奉本署  
正明年請急還里已復除故官當莊皇帝之初即位諸  
郊祀時享宴賞大典所取辦不貲且事久曠廢公沛然

應之有餘執事殿陛中薦爵奉酢進止雍容是都上亦  
目屬之故事官散廩粟往往用新而置陳陳者至腐不  
可食公請於卿自陳而新以歲差次著為甲令自是廩  
粟無留腐者公所更定甚多諸宿弊若掃官吏洗手而  
治遷温州倅溫名郡也近而饒公念恭定公已得請便  
道還里依依不欲往恭定公強之乃往甫踰月而竟投  
劾歸臺使監司羣挽之不聽曰吾奈何以一倅易吾兄  
弟哉公歸所以奉事恭定公篤愛肫肫其字叔季如之

四老堂所繇築也公讀書通曉大義然於孝弟忠信自  
其性得之不以名閥年行矜人雖卑乳後進來謁未嘗  
不自抑與講敵禮也尤仁慈諱稱殘刻事與人語煦煦  
惟恐其忤之然至誨戒子義方斬斬矣居恒謂天道福  
謙人情忌滿儉嗇保家慈讓養德知言哉公歸後以次  
子汀倅滿光祿考進階承德郎勅辭褒予甚至而元配  
王亦自孺人進安人王有賢行先公卒公感而不復娶  
恭定公嘗為銘其葬丈夫子四允脩太學生亦先公卒

娶趙繼宋允徵光祿寺掌鹽署監事娶趙繼何復繼趙  
允達所謂封公者也汀州府通判娶顧封孺人俱王出  
允光太學生娶倪側室張出女二長適太學生張所毅  
側室朱出次適瞿弘詞而夭亦張出孫男六士彥太學  
生娶楊雲杰邑諸生娶顧雲斐太學生娶張雲章娶俞  
繼芳邑諸生娶張雲皋聘陸孫女一字石長芬曾孫男  
五明屏聘欽明翰聘支明錫明暘明藩尚幼曾孫女六  
一字張氏子一字徐氏子餘幼未字允徵聞訃還偕允

達等卜葬公於肇溪之原啟王安人之兆而合焉以學  
憲君狀而請志銘於余學憲君名允哲與余為兒女姻  
而余故莊恭定公不敢辭

銘曰樂有三而公得其二福有五而獨公之備乃猶羸  
其一曰有繁詰嗣夫不知公者以公之兄不知公詳者  
以公從子之狀而余之志與銘余言若新公亦若生

曹母陸孺人墓誌銘

曹母陸孺人者其先吾州之雙鳳里人也父某工為醫

母曰龐孺人婉嫕有志行善女紅未笄而歸故憲副曹公達公時為御史以直道謫名聲重一時其所僂顧夫人有子曰異學成鄉薦矣公猶自念其嗣單故復娶孺人其後更有所置曰某顧夫人嚴不易事孺人宛曲供奉之遂得其懽心而撫某若姊姒然以故公益重之其守嶺南移守滇已副滇憲孺人俱從生二子官舍長曰晉學次曰益學公宦先後皆饒地孺人斤斤職漿醅慎門牡而已他無所染指公性素儉既歸愈拮据生理孺

人一切承之以勤約奉顧夫人益恭及其卒而所以侍湯藥含歛亡弗誠信也公老而康強無疾開八袞以終孺人猶大慟欲死殉之不獲乃撫二子曰吾所以不遂從公地下者為而輩未成長耳遂長齋斷葷味二子泣請曰疇昔之事公為政母幾不得再肉而今者頗有餘索以共母胡自苦乃爾孺人竟不許當二子之在髫髻時孺人督課之讀書甚苦至是乃益苦曰而不任負荷使我何以見而父地下於是二子立矣游太學補上舍

矣晉學娶封少宗伯王夢祥女益學娶太學生王懋學女而俱良矣孺人乃歎曰自吾事公以逮為母逾五十年未嘗見日而起不丙夜而宿也亦未嘗先諸傭飽後諸傭休也吾今者有托矣哀且不任矣始分就二子養月一過從掩關誦經敕母得以家溷若媼始孺人之事公得一錢輒授撲滿不輕出至是稍稍以贍寡戚繕橋梁施樁掩骼有假貸者至併其母錢負之亦不甚較曰吾夙世逋也陸翁與龐皆老孺人手以寬樂終而禮葬



之恤其二孤至今今年丁亥正月孺人年六十九矣忽感末疾不良行二子侍湯藥漸有瘳忽謂晉學曰吾欲及我之目而若冠帶也且若婦之母王太夫人在燕中念若甚可一往見之謂益學汝姑在我側晉學勉行謁吏部選得鴻臚寺序班俄心動辭王太夫人以歸則孺人以六月十五日寢劇不起矣晉學道聞喪匍匐哭甚哀已謀之益學將以九月之三日拊公兆而請狀於龍溪令沈君俾世貞效志銘於墓中之石余故嘗有所效於

公且從二子遊而尤與益學善其何能辭孺人女一適  
太學生歸道傳孫男五接武聘南太宰袁公洪愈之子  
某女雲武聘諸生王應賓女賡武聘太學生周秉文女  
英武步武皆幼女二一許字周進士玄暉子公鎮一尚  
幼皆晉學出餘詳公誌銘中

銘曰公所謂儉師之畢身稍散以施則取吾仁教二子  
成用以報公是曰地道無成有終

中大夫山西等處行太僕寺卿巖泉徐公暨元配

吳孺人合葬誌銘

當萬厯丙戌之九月而徐公以吳孺人地下之辭來請  
曰是婦也而賢且有德於不穀故敢以溷子然徐公病  
矣墨而柴瘠夢語不相屬余私恠公獨不為已地下計  
乎居無何公病寢劇俄而卒時十一月之十五日也明  
年七月其孤之長者曰遵禮手公事狀率其弟來拜且  
泣曰葬有日矣以下執事之不忍於吾母也將必不忍  
於吾父也其均惠之一言以慰死者余與公同年契厚

無可辭按狀公諱熿字明宇家世受耕讀至父溪軒公  
奎舉公而公少雋朗多異徵季父東林公樂時未有子  
抱而育之以至長則風骨邁勁能讀書屬文有奇氣熿  
燧東林公生如公者四矣而愛公甚不忍歸溪軒公遂  
為之擇配得吳孺人年十九而適公公時年十八明年  
公試於臺為第一遂補博士弟子員公於文益有聲婁  
試輒冠教授弟子多顯者凡十年舉鄉試又十年成進  
士釋褐湖廣長沙府推官公故貧知小人依而又在公

車久暫於事故任不能數月而輒負察廉聲尋丁東林  
公憂歸念不能以祿養報痛至毀服除補武昌府推官  
武昌一大都會也其劇倍於長沙時而又屬大侵萑葦  
之盜蝟起公精心為之察寃理滯而又能佐其長以機  
權購募盜多就法其署興國州州有子殺父者以巧匿  
之有非盜而見誣者拘成案弗獲理公皆鉤得其狀所  
操縱若神民大快服暇則延見諸生與談經術課文藝  
彬彬矣以卓異徵為四川道御史亡何溪軒公亦卒或

疑其服公曰吾所後父在也則壓而弗敢舉吾嚮者已盡之矣今乃行吾哀耳遂奔歸其毀如喪東林公滿三載改補山東道督視兩淮釐政前是有大相之嬖曰中丞鄔懋卿取其指橫增釐課至數十萬緡商困甚以次破產至有雉經死者公得其狀上書萬餘言請悉蠲之報可公為諸生時所治經取當心已不帖帖章句學而會得王文成公守仁傳習錄讀而服膺之曰道在是矣是為善言程朱者而公所稱即文成亦不一一步趣其

說識者曰是善言文成者公乃出故著四書初問大集  
諸生親為部解俾轉相誦習而今少司寇耿公定向方  
督視學政與公往復下上聲籍籍流聞京師後相徐文  
貞公階方以講學鼓舞一世故用蠲齎疏器公而益奇  
之公遂改督北直隸學政公外嚴而內寬取士不拘泥  
成說亦不采宿譽而能得之驪黃牝牡之外以故所識  
拔數多取科第為時聞人京兆諸生擊濫籍者事聞上  
以屬公公念古不禁游學即非負私自匿請一切寬之

使得還故里校報可以三載最贈東林公如公官而封  
母楊太孺人尋遷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公所張說約  
畧如直隸時而法加詳其得士尤盛公之督鹺兩淮也  
漕中丞故嘗守吾蘇而公預薦及是欲責公弟子禮公  
以方共事不之應中丞內銜之後三遷為大夫總臺事  
而又入他流言數貲公遷為山西行太僕寺卿實左之  
也公之官未幾大夫復司察遂孽公歸公以盛年雅望  
一旦中卑辭見罷親故亡不扼腕不平者而公坦然不



為動唯轉徙鄉落與吳孺人僇力課耕織稍得歲即以  
其羨益拓南畝而已非公事未嘗輒入城府其足跡可  
數而計也吳孺人者性沈毅有識慮其始佐公於困一  
座之室逼市囂而處夜則機杼聲與囂聲雜而奪公書  
聲公恒笑謂此一部鼓吹也簪珥之餘時時輒以共東  
林公夫婦甘脆不後他妯娌矣為公生二子鳴國鳴陽  
皆未冠應諸生試有聲以一時天公時有淮役痛之極  
不肯行孺人斂泣而寬公曰數也且上恩未報二尊人

未霑一命奈何以小孺子故弁髦之公為強治行則曰商  
欲矣商欲國亦欲如何及其兩視學政也則復戒之曰  
賢才國之楨也善護持之勿輕挫也公皆納其言而會  
有給事中者以蜚語論劾公憲甚應之方具草孺人曰  
毋以甚也上當自悉公且夫人臣以辨為名而效尤焉  
毋乃不可公為削草之半及疏上果以給事輕率而公  
忿戾俱鐫祿二月公始改容謝孺人吾三用若言而驗  
一不盡用若言而悔若吾益友也孺人為公寘側曰張

凡四載生遵禮孺人喜劇抱而謂之曰而來何遲也其  
乳哺加於鳴國三載遵道生視如遵禮又三載遵德生  
視如遵道孺人念張之三舉男子也又甚恭而練事也  
漸以家秉委之公是以益賢重孺人既歿而哀之深也  
公天才警拔其為詩及古文皆匠心而言縱橫跋扈電  
擊風驅使人不敢正目而盼兩視學名地賢士大夫干  
旌造請餉遺慰存無虛月贄幣而乞言者時時有之以  
故晚節不大落莫獨吾東南儒生以藻麗相煦沫毋講

學者公默默不自得亦母繇一吐其蘊蓄然至所著書亦足以自見矣公秩不過三品數歷僅五政不能盡其用於國然淮鹺一疏為縣官經久計歲完數百千家又能槭樸兩名地之壤材以資天下器孺人為公舉兩子而失之亦不能盡其用於家然能躬操儉勤以植公產長顧紆思以良公官二父二母均養有終以成公孝而所樹塍貳培之沃之以昌公後公與孺人用於外內不同其合於上臣以人事君之義一也嗚呼休哉公既喪

吳孺人忽忽鮮生趣以至病病劇且死迺呼童子口占  
五歌使書之皆言去逆旅而歸故鄉又樂其得所而中  
間敘致逍遙徜徉之狀瀟洒自得有蟬蛻汙濁駒隙千  
古之意其辭多不錄錄其大較云公以正德乙亥生以  
萬厯丙戌卒壽七十二孺人以正德甲戌生萬厯癸未  
卒壽七十所著即四書初問及太極測定性釋徐氏殘  
編南還日記琢玉新聲若干卷子五鳴國娶項鳴陽娶  
時遵禮太學生娶魏遵道娶呂遵德娶趙其詳見前女

二適太醫吏目王三綱浙江布政司經歷朱世昌皆前卒獨壻存墓在鹽鉄塘之某字圩

銘曰驟予公而奪之者撫仕耶驟奪公而予之者今子耶將無奪者數而予者理耶則夫公之學或彰而或晦者要亦若此爾公止矣俟之而已

處士雙溪顏翁墓誌銘

復聖顏子之後裔有一人曰禎字廷用其人生長閭閻不能誦臆其先之遺訓而天賦龐茂於義質信成有闔

合而不至背馳者然生業頗溫厚年九十一多賢貴子  
孫以樂壽終視簞瓢之大蓋三倍其年矣造物者為有  
意耶為無意耶末季之天日以漓有能完而不盡琢者  
固其所獨私也復聖之壽在萬世而顏翁之壽僅在一  
時雖然亦不愧其為後裔矣當復聖之後多有以文學  
忠節顯者至宋而為尚書左丞岐扈高宗渡江居樵李  
之石門鎮能間關抱其五世主不失名其所居村曰陋  
巷以志不忘本其後族益蕃居石門者有東西顏而最

後遘蒙古之難轉徙上虞為衙後顏慈谿為顏家葑顏而陋巷村之顏自如曰瑄者翁之王父也曰嵩者翁之父也王父娶於金而天金能矢節至老被旌撫育子姓以耕桑起家及翁而益饒少奪於父母不獲竟經生業然慷慨有大志居恒謂其子大化曰家自復聖公五十世世受儒何自中絕哉吾居則慙吾姓祀則慚吾先孺子勉之自是大化負笈而受諸經賓於學宮矣翁天性孝友其積財能以義散之仲氏祥贅於沈受沈橐不貲矣或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  
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  
前翼後衛瀚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  
蹂轢羣盜猶麕麕大刀長戟屬囊鞬左麾右刺流電奔  
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  
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  
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鼙艤艫蔽江躡鉤援  
槌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齧怒髮上衝氣如烟

叶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建侯賁九  
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敷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燁燁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

諛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  
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  
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於蹇反深懼公之  
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

謁新墓之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謨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大傑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明詩人莫公遠墓誌銘

莫公遠者名叔明公遠其字一名更生字延年嘗讀短  
長之書而覩所云寒泉子者慕之自號亦寒泉子今年

七十有六矣一日踵門而語余曰吾病已甚以語醫醫不知也吾數行盡以語日者日者不知也及冬吾必死及其未死也而有請於子吾始自長洲徙而武林也善張九華周興叔二先生為我卜築得武林之湖墅下關門前有古樹清流其傍丙舍可以栖妻子吾欲即其地坎焉為木槨周於棺棺周於身預寘坎中死即埋我石碣二一曰明詩人莫公遠之墓一樹子之所撰誌銘令後世知有我足矣余憫而許之公遠生僻好為詩年十

七八即已能為老蒼語久之愈益苦其思務於人所不  
經道險詣卓絕以為功以故鮮有賞識之者而其自喜  
於詩則益甚遇廣坐受牛飲蜩譁絲馳肉飛紅粉雜還  
而公遠嘔嘔苦吟自若也若了不相涉者家事大細不  
復問一切失得憂喜懣快悲委之詩又高自標置時謂  
人近出語忽忽不道人且以岑嘉州我乎則奈何於是  
數見譏困少年貧亦益甚其在長洲時郡守濟南金城  
材之辟為博士弟子所以揚調問存備至晚節撫吳中



丞宋望之愛公遠詩與備賓主且曰世人皆欲殺吾意  
獨憐才少陵氏殆為吾子設耶下書溧水令校刻公遠  
詩公遠嘗應吳令莫抑聘教其子與齊與齊後顯貴為  
具武林訾良厚公遠生平食息居處皆自故人而其感  
獨金君宋君嘗走濟南哭金君墓寫其遺像歸奉之其  
談宋君未嘗不歔歔慷慨也曰天下不乏賢誰知己者  
又謂余吾年七十四而詩始成餘日亡幾詩更當無幾  
何若而可余笑曰比於朝聞寬矣公遠亦笑而已公遠

有集數十卷先後刻行世始婦錢繼婦孫舉一子頴  
一女滿皆婚嫁先世塋在吳齊門外之金鵝鄉

銘曰長洲生武林死中游燕齊逮楚尾獨詩與窮相終  
始

思恩府同守致仕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雙溪陳公墓誌銘

昔孔子贊易於乾而以剛為天德之首退而求之斯世  
喟然而詫其不可見及得一人焉而竟以欲病之夫欲

之必足以累剛而後剛之義益顯若乃生今之世其居然稱先輩而終始以剛就者吾真得一人焉曰閩之長樂陳公夫剛者可抑而不可使之屈陳公束髮登朝歷州邑者垂二十年而秩竟不能過五品其見抑甚矣然卒能奉其志以終其身累崇封饗上壽子孫繩繩大者國損天之所以伸其德者固在也第終公之身而未嘗有暮夜之知兼日之奉廬取庇形食取充口而曾氏之商歌鏗然動金石蓋公之剛不完於有所勝而完於無

所欲也余十餘年前備之楚臬從公之從子右伯今大  
司馬瑞游頗能言公事而入領太僕復從公之子中丞  
今少司馬省游因復益知公歸田以來時從少司馬候  
公杖履尚無恙而至歲丙戌少司馬以書來則公用癸  
未十二月捐館矣明年少司馬復以大宗伯林公士章  
之狀萬餘言請銘其墓中之石余既游兩司馬而慕稱  
公則何敢辭公諱大濩字則殷雙溪其別號也陳之先  
世為長樂之江田人八世祖文海遷古縣至公而復居

邑東門自文海凡六傳而至塗嘗冒死上書脫其家世  
遠戍歸而食貧然能強行善教授六子皆不廢學術而  
顯者大倫以子瑞貴贈兵部尚書大用為監察御史後  
知常州府塗贈如御史其少則公也公生而母高夫人  
夢鶴栖於膝已誕生公頂砂宛然少挺異淵庭山角聲  
如洪鐘讀書過目輒誦九歲通經義十三補博士弟子  
十九應鄉試不利明年贈公卒公哀毀逾禮服除與常  
州公並偶於鄉公念贈公之不及見也痛幾絕遂捷南

宮明年始第進士授知上虞縣上虞饒巨室俗習為機利其始少公而易之公曰而公所與偕者三尺耳於豪右無所縱舍然其大指在單赤務察其所欲惡而行不取上官指又不肯脂韋貴有力者暇日詣學宮延見諸生談說經術執文傍及閭閻疾苦津津乎言之也以是父老人加額以為百年所創見而黠奸吏日夜幸公去貴有力毋為挽者坐蜚語調湖廣之永興未上以高夫人憂歸公痛已之不及視高夫人歿也毀加於失贈公

時服除補河南之光山公於吏事益精習其所以裁豪  
右席單赤者如初指邑苦饑公便宜設法賑之所全活  
甚衆時方塞汴河決臺檄公以光山民就役公持不可  
曰夫強鵠形民徒步千里勢不半達即達不募役當募  
歸道耳數請乃別以僦直往始報許邑人大悅諸臺薦  
剡交上詔徵令長最者入補給事御史公故從調補法  
不當徵而相國張文忠公一切更法公得徵而張公公  
同年也時時為人言公循吏有文然不一通我豈薄我

耶公知之益杜門弗肯往而上虞之故貴有力者得伸  
其沮公所試論見賞銓曹中至傳誦而卒報罷僅通判  
廣西之高州府公以才數見屬署邑篆至則申明高帝  
六諭約勒閭右什五為保甲擇高行者長之奸私無所  
容遷知湖廣之道州公至謁周元公先生祠而矢言曰  
所不奉先生周旋者有如日公於政無所不宜其行意  
益如故或風公姑少寬公曰我未嘗嚴特小不徹廉隅  
耳彼業潰之而顧嚴目我何也蓋公之佐與撫臣有連



恣為魚肉公持之急故托風公至是度不可解則構公於撫臣論調補山西之隰州隰故有四門權皆守帑中緡也公至之日悉罷之民方頌服公而醜使者汰按部隣郡或謂公當趨謁公以非所守弗謁也怒而誣劾公銓曹格弗動然竟以難使者遷公思思同守思恩故外地十歲九反前後游宦無任行者公單車往至則攝郡事城故無井公乃闢水關引溪流入之民以無憂汲又築菴廬六十楹於睥睨間以棲直者公故深王文成公

學其在上虞時嘗以教授諸生大有所聞發而至是謂  
文成公嘗填撫其地思人信之而盧蘇王受者故以夷  
歸命文成者也二人死而餘黨出沒山谷間假詛欲窺  
郡公按文成故法撫之咸自縛請降誓不復叛於是屬  
城紳衿彬彬稱文成學矣復攝橫州橫亦治而公以倦  
遊思歸會省辟試場從事甫輟棘投劾遽歸公一佐郡  
五長州邑足跡幾天下半其行能不盡錄數憎白簡然  
未嘗幾微見顏色獨其事上官獄獄自信不一改而露

脂韋骯骯之態所蒞精心為縣官牧小民視土豪巨猾  
若讐去官之日襍被蕭然而已歸家幾無以具饘粥有  
田二百畝顧瘠甚不能與歲敵日教授里中兒自給時  
時摘山蔬佐脫粟甘之若太牢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亦  
必再澣即子姓諸婦亡敢以輕麗見者屏居愛影足跡  
不復墜城府朱中丞統按部至閩亦公同年也清峻少  
許獨慕公欲見之不得歎曰吾故不能屈陳仲舉耶方  
伯蕭某邑令吳遵詹菜亦之然公故遘儉歲官責賦不

能償家有酒鎗壞而應之然至稍宿禾廩靡不共之宗  
黨戚執也貌嚴冷鑿鑿論議不面假然未嘗稱人惡以  
故里中公為為三老事取片言而決小不若淑者畏公  
知甚於官府公居恒念其父母養不逮祿語及必泣然  
晚節諸兄皆前逝獨最少弟則純在公愛之甚每一周  
還輒數日不舍而其誨諸子羣從極嚴大司馬間受書  
失指公索杖欲箠之趙淑人抱而泣曰伯氏所寄唯此  
兒不任汝箠公為棄杖而泣乃已甚愛少司馬而所以

御之乃甚嚴誚責時過當既而曰吾非不悔吾甚迫欲成之不得不爾少司馬釋褐司理金華公猶疑之為一至金華曰吾欲以觀司理何狀聞金華之人頌稱之若一而後已至其入拜御史按決荆獄董畿學佐理中臺兩撫秦楚公必以書及詩戒勗之凜凜乎霜雪也又昭昭乎著蔡母但少司馬素惛義方必不至頭觸屏風矣忌少司馬者以才而更齟齬之識者曰此亦剛之效也公所以授也公既絕跡不復與公家事屬島寇大起且

逼長樂有議欲移家徙郡者公張目謂曰若不被一上衣冠耶而忍獸竄以為民先悉出家所有醪糒粟炙身乘城而鼓之諸士大夫咸自奮與卒伍分功而立睥睨間凡三日賊敗去移攻福清頃刻就屠邑人自是益歸德公公素強無疾老矣食酒噉肉不衰會少司馬自武夷還公呼飲劇醉至夜分顧睨曰孰與若壯夫自是飲輒劇一日忽謂少司馬吾體中氣憊憊得汝乃王自是少司馬侍寢榻下者五十日所夕促命粥盡一壺已命

酒凡數行欣然謂少司馬吾歸矣生無益縣官慎毋煩  
將作治方中若姬時也又謂生不妄過人飲及名人一  
錢毋受祭及賻已而握少司馬手曰好為之以未竟付  
汝矣遂坐而逝喉間聲若雷吼者竟夕始斂嗚呼公之  
剛於易簣之際猶見之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者非  
耶公於書無所不讀談說道理博識今古若指掌為文  
章雄渾明白要取達意所著有毛詩四書口義春秋集  
傳讀易管見雙溪拙稿和陶杜二集多傳世尤自謂於

春秋有所發揮其持論是夷齊而非湯武以追項籍取  
劉璋為張文成諸葛忠武罪人莫能難且曰是亦剛之  
伸於識者也公生於弘治戊午二月三十日卒於萬厯  
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壽八十有六塋古縣之九屏山配  
及子女婚嫁具如左

銘曰才不以剛才或繇徑以剛用才才苦未竟陳公剛  
德乃自天性九折不回百煉愈勁秩不登四仕已六政  
歸而著書其室縣罄千載殷周獨任廷諍首陽之墟大



義彪炳晚以子貴婁被國慶既崇章紱復考終命人亦有言斯乃天定匪天始定吾理常勝

處士觀省張君墓誌銘

余讀趙武部之狀張君而知其賢也其稱子也能不替父也其稱父也能不暱子也夫張君雖賢一里人也死而有武部狀之足不死矣而其冢嗣修德未已也並以手草事行數千言而頓首余庭曰天乎不肖孤所以未遽已於吾先子者蓋不容已也其不替吾王父也獨丁

其艱今之死也將以成報之其不暱孤兄弟也以玉我  
於成也今茲覲有成矣而忽棄孤兄弟以死何以報先  
子也唯公幸而惠之一言以貞諸石先子死而生即不  
惠之一言不肖孤生而死余憐而許之君之先自留文  
成侯其轉徙者籍楚州至遠而從宦於常遂家常之江  
陰七傳而為景六又四傳而為贈兵馬公旦世世擁高  
貲旦生省幾公賸益拓之至傾邑由太學授兵馬指揮  
以幹用著聲有封典歸而好行其德郡邑中推為長者

凡三娶至封孺人陳而舉君兵馬公有五子君其季也  
生而偶穎父絕愛之稍長通經術工屬文故憲副薛先  
生甲有人倫鑒見而器焉以女字君十四從游燕中其  
文益藻發所當無前復從父還里方日賈其技以與諸  
士子角而父倦家矣析箸五之曰吾欲以觀誰渠能君  
當其最繁者屬島寇起里中徭賦俱用軍興法需進傍  
午寇愈益近播遷不恒君坐是大困學亦漸奪而會母  
陳病不起君哀毀甚喪塋力任之不以累諸兄父大喜

過望曰兒實能吾老死無憾於是中外一切屬之君而君有子即修德髣時嶄然頭角君授之書且以自課十得其五六庶幾一日渾池之翼而父復以老病終君侍湯藥至損形擗踊俛滅性强自力喪塋雖不盡已出大較倍之及畢禮雍雍無間也有構其一於君者曰是且陰中若急先發毋為所制君歎曰彼必不忍此即忍之吾安敢以先人遺自魚肉哉構者慚而退君裋身以嚴持門戶以整處久要以信待閭左以恩而家故豪久多

忌者數乘隙困君邑邑不自得唯課子而已會修德舉鄉薦明年仲子補博士弟子諸叔季以下俱立矣君推家以與之時杜門手一編吟哦自得遇風日清美與內外戚執善者盡壺觴之致人或謂君不及時益置田宅自封如先兵馬故事耶君曰吾安敢望先兵馬第不隳先兵馬授足矣計吾拮据三十年夕寢未嘗恬一枕今且老乃與子孫作奴哉於是人人服君之達而廉意君晚舒閒當得上壽而忽感中鴈不善食諸子以非意所

望憂之甚君咲謂吾年五十二不為夭且吾王父年止於是吾母及母之弟亦止於是吾何容過之多憂奚為病小間強修德赴計偕亡何遂亟以至卒君長髯豐下善舉止性不好弄亡美衣鮮食之奉薛先生以講學為東南倡亡敢抗者君與之下上薛先生時時有會曰吾愧樂彥輔多矣修德又為余言記少時循王父膝而行王父指謂父願而子得似而庶以慰我夫王父從容逝吾父手而不肖孤以身外之計易之竟不及躬醫歛孤

何以母食斯言也念技已窮唯公言是寬耳嗟乎此修德所以不遽已而余所以為之誌且銘也君卒萬歷乙酉婦即薛先生女淑而才白首相莊無間子八修德修吉修已修和修政修身修典修某女四孫男四女五名及婚嫁別系左方墓在橫塘

銘曰何子之材而中鬱紆若稍吐矣而不竟舒夫是以委形者虹其光而委蛻者窺其角若元凱兮並奮乎天衢噫不復為子歎歎矣

同知鬱林州事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九華顧

公墓誌銘

顧之先自越王勾踐封支子於顧始至晉而有尚書君叔者令無錫家焉遂為無錫人家世受高貲明興其僞曰福五嘗以家衆拒俞寘亂而使其子壽詣闕告變坐繫得白寘卒就法然父子相繼以勞死家亦破獨遺一子信甫幼孤育於友錢氏用什一起家與其子松軒公某某子片軒公懋章俱以公世父榮僖公可學貴贈俱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芹軒公有二子長即榮僖公次曰鴻臚公可文鴻臚公公之所生父也芹軒公有仲弟封刑部郎中盛章盛章子曰承事郎可賢承事公中年病瘡不能子請於芹軒公乃子公則公之所後父也公生而韶秀警穎總角時即為通人邵文莊公所賞識曰此兒也異日國器者時鴻臚之長子曰起經榮僖公壯未有子亦子之與公俱貌而才以故榮僖公愛公與起經亡少異受尚書講業里中與王編修立道尤參議瑛齊

名遂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引例入太學復與南昌萬  
懋卿溧陽馬應圖寶應朱子价華亭何叔皮倡和為古  
文辭有聲榮僖公起自里中入待詔上林挾公與偕天  
子寵榮僖公甚多所賜問及竹宮祠釐栢梁酌和之作  
非公屬草不稱天子後司得之特賫以錙幣太宰唐文  
襄公雅器公欲超格授以官少宰張文毅公不可曰腰  
裏躡景而馳毋輕就繫也公感之乃就試試而又不利  
謁吏部選人得滇之某衛經歷人以遠難公公曰丈夫

墮地千里我而近誰當非近者且緣是而探金馬碧鷄之勝以追蹤長卿子淵不亦可乎既之任以才試署昆明篆昆明滇都會邑也公所剖決立解有點閣挾數緹騎以鮑司禮指求黔公金所過勢張甚至手批殺驛子黔公憂之計亡所出公乃盛騶從往謁與談司禮事不能答鉤致其微實閣也而非司禮所幸亦不受求金指閣慚慙遁去黔公而下恃以彊已為其邑興學校肄兵甲屬歲旱徒跣而禱輒澍上官聞而賢之旌異交屬尋

以職貢行公悉辭其費近千金道還無錫里倭驟來攻城勢且潰公佐令王其勤授兵登陴出奇而却之賊逆潰去幕府第功受上賞乃始致貢還遷貳鬱林守行守事公益明習於政嘗條五便上之州黑青起公矢於神已竟寂然陸川寇來侵公勒習射士馳徼之殲其酋渠二十餘餘皆散走督府奉大司農檄徵丹砂於鬱林公為言鬱林故不產丹砂得非繇葛洪求勾漏令誤耶洪從鮑靚隱羅浮未嘗至勾漏得勾漏砂也竊聞辰實產

砂請市之辰便督府不聽役徒三萬徧采砂鬱林不得  
久之竟市之辰以解而公遂復奉貢砂役既竣事謝病  
歸公年僅四十餘白晢美鬚眉豐下善盼大冠高幘衣  
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雍容是都出入閭黨目屬之  
好讀書工古文辭非西京大厯不厝舌也書得晉人遺  
意其在滇與故楊太史慎皇甫司勳沆相倡酌謂公文  
似太史公詩在鮑叅軍孟襄陽間嘗采明諸公先後詩  
帙之曰國雅又采六季三唐詩語曰秀句要不必規規

衡石而會心之致多矣別墅依惠山趾與戚執黃光祿  
圃隣皆極泉石之嫩邇代主之雙鬟四絃咸絕其藝絲  
揚肉馳飛白捲波丙夜忘疲每謂不恨不見嵇阮恨嵇  
阮不見我性既嗜吟而又苦思嘗觸雪墮深池中家人  
拯之乃得蘇公故名起綸字玄言至是更名更生字仲  
長最後行壠益深得若九龍蜿蜒者當驪嶺之白石塢  
中為黃公澗匯水傍瀉有丘若覆敦公大樂之暮而夢  
老人乘白鹿相勞苦質明客有貽公一玉珎其文則巍

冠而挾鹿者遂名其壤玉鹿仙丘曰吾蛻於是矣時銅  
梁張肖甫雲杜李本寧過公公乞肖甫志其壙本寧碑  
其丘時以公為達公孝友天性既後於承事公念鴻臚  
公漸老無壯子乃以身任兩家養承事公既卒多內外  
侮公悉其材力以扞之業以不墮奉所後母繆太孺人  
甚恭甘脆必備而鴻臚公故豪有園池聲酒游閒之好  
兩子皆出後於人時不給公拮据佐之不使有虞色及  
其居二父母憂其毀戚母以服間也然至鴻臚公晚節

舉庶弟悉遺產畀之无私矣歲時家奠必慤創合享祠  
於南林祀晉尚書公而下凡十二室宗人薦醕以序藹  
然追遠敦睦之風自為文記之年七十一而病寢劇登  
樓顧盼久之命筆書遺囑甚詳將屬續斥婦女毋得近  
強起浴沐更衣端坐而瞑時萬歷丁亥之三月四日也  
所著有應制立言訓藻感知昆明句漏譚秀舊林解頤  
赤城山園倡和集若干卷知非歷十卷輯奇觚若干卷  
併國雅唐秀句行世者十之九娶於楊封孺人丈夫子



三長祖源以文行舉入直史館仕大理評事封贈公如其官今為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娶呂封如楊次祖河武學生雅好古娶孫次祖漢郡諸生娶華女六適蔣仲仁太學生黃邦裕諸生憚應龍錢憲南華永曾字何闕之孫男十三人孫女七人曾孫女四人男之勝冠者多為太學郡邑諸生婚嫁皆名族祖源罷自直扶服奔歸將以某月日塋公而手草事狀來請予誌銘曰先人且藉子而不朽余曰而之先人自致不朽矣且也有肖甫本

寧之言在祖源固請不已曰吾先人嘗辱子友矣謂子  
有加於二子則不敢謂值子而不得快則不忍子乃讀  
其狀歎曰顧公真人豪哉為銘之

銘曰為人後而能致其私不見屈於矍圃貲郎也而以  
政事文學名與次公長卿伍探乎方之內而不鑿性遊  
乎方之外而不踰矩於戲仕猶不能在通塞間其饒子  
孫而賢者乃所以自勝於天者耶

累封中憲大夫直隸廬州知府望山張公墓誌銘

余叔叔末俗中慨長者之不易而間從所知談平湖有  
張封公者其人天下長者也思欲一見之而病廢里中  
不成往今年秋公之子藩伯大忠衰服而來稱孤則公  
歿不待矣已出大叅王君俸之狀而請文公墓中之石  
讀之公真天下長者也始公甫十九年而補邑博士弟  
子尋上太學試有場屋聲而白晳豐下顧盼俊偉又負  
氣誼所非是鑿鑿不小假見若以為不長者其父東舍  
公讐家伺其有蒼頭之釁起大獄中公公幾不免業亦

為挫然竟以無他狀得白久之讐家坐法逮人謂公盍  
乘而甘心焉公如弗聞也者東畬公既倦家政以委公  
而匪式之徭蝟集公應之不倦時創倭警復城平湖版  
築之役公獨當其什二又當水門甃既成費俛數千緡  
官給閒田以償公獨不受償曰往役分也豈餌償而飽  
東畬公之歿也所責負券屬公者累鉅千金屬歲饑公  
悉焚之曰以先人遺而快吾欲乎寧損吾橐而彰先人  
之德以成其志公既不得意於公車而藩伯少則已穎

敏能屬文公乃盡出其父遺書授之且徧延經明宿儒  
與講習學成而就試有日矣里中猾搆族屬之無賴者  
挾詐以間扼之公乃市牛酒交歡以巽辭解門下客怒  
曰公孱人也彼渠能奈郎君何吾請為公徂擊之公笑  
而曰彼幸聽吾解大善即不爾吾亦不藉汝夫隋珠者  
而忍鵲抵也後二人皆寔困公益厚遇之益愧而感公  
嘗視其季父燕中而邑人馬氏子以負大農賦繫若盧  
公不忍其因為貸二百金上之官得脫歸而貸者踵至

馬氏子跳之他邑公不忍跡也又為之償其息家驟中  
倭警而有金鑑者其先故大父時交方城居乃筭金帛  
數百千寓之倭退返橐則枵然空矣或謂法當聞之官  
公曰聞之官則成彼盜矣吾不忍辱吾大父交也李太  
學者亦公內戚也與盜格而誤中平人令怒欲寘之理  
公居間百方始解李生感公陰操三百金為壽公驚避  
席曰吾自為吾戚耳非為金也亟去毋汗我李愧謝乃  
已藩伯之成進士用考最及推恩封公刑部主事郎中

以至知廬州府凡三被錫有金紫矣然筴之不時御恒  
角巾褐衣蹢躅田野間語人吾所不足者非車也且  
吾何以兒曹故自尊異郡守徐必進廬人也以藩伯守  
廬欲見公得修通家禮而公固稱疾不往曰往必有以  
居間溷我者秀水朱令藩伯故人也慕公名德甚然亦  
不能再致公居恒歎曰吾豈有所不足於邑耶張公故  
難我郡邑舉鄉飲婁延公大賓公一再應之輒使人謝  
病不任居恒與子弟戚執宴會取真率戒毋侈費酒數

行後雜以諧謔或絲竹佐之陶然暢適凡受封幾二十  
五年御冠帶者歲不過元正伏臘祠饗而已於城市跡  
可數也藩伯歷官凡九政迎公養即近善地亦不肯應  
曰若為縣官任事祿之固當而我齊民也自食吾田家  
食即不作太廟犧寧忍爰居愁饗耶於是藩伯貴矣又  
有公卿間聲而其遷滇時念公與母沈恭人漸老必不  
能致之官道省覲欲毋往公固遣之乃陽為治裝者而  
使舍人子上書乞終養得許而後跪請罪公笑曰吾欲



若往若欲毋往各行志耳吾從汝藩伯乃盛修圃南湖以居公日視公與沈恭人膳甚樂也久之沈恭人卒又四歲公亦卒公素強七箸視履若壯人忽感疾遂劇然神氣殊鮮朗謂藩伯曰為乃公數有一可憾否更托賢有文者傳之吾瞑矣遂卒善乎王君之言以德報怨摧剛為柔富貴不盈誨子必誼豈可與世之謗謗浮薄者道耶余既誌公竊謂公善狀非一要之終始不離長者彼非浮慕其名而習之所熟為長者了亦不自覺也雖

然屬續之一言猶有所未盡忘者蓋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顏淵伯夷附驥益顯公豈其意耶顧所謂賢有文者予非其人也公諱以道字文甫別號望山張之先出鹽官其後籍隸平陽世隱約南畝至王大父濤王父樗而漸以本富負氣誼里中又至東畬公而用儒顯嘗遊太學家遂至傾邑娶馮孺人舉丈夫子三仲為公公生以正德庚午卒萬厯丙戌得壽七十有七婦即沈恭人從公秩封也孝而淑亦以壽終事詳姚少宰

誌中子二長即藩伯大忠娶姚累封恭人繼沈沈恭人  
出次大孝太學生娶陸而天側室孫出女三長適屠恒  
次適馬士達俱孫出次適曹國光側室朱出孫男二長  
恒吉太學生娶馮同志郡諸生娶項女四長許王堯煥  
蚤夭餘適屠觀安廷諤許陸某皆大忠出大孝有女一  
而無子子大忠之子同吉女許沈某曾孫男旦紹祖女  
二長許趙某餘尚幼墓在廣陳堂之新阡銘曰

疇其之子富好行德綽然寬身誰歟怨敵豈以獲

耕耕故當獲乃篤詰嗣為時鉅卿爾貴爾裕壽考康寧  
得之若驚善胡近名而名遂旗國人曰賢綸縟之褒若  
自九天余銘汝幽以永萬年

諸母魏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之未歸諸也則光祿公庠祖之太學君希明父  
之光祿務為長者而太學折節下士以高誼聞東南太  
孺人雖穉然素婉嫕有志識而漸染其家誨光祿之世  
兄少宗伯恭簡公世所稱大儒君子也太孺人甫十四

而恭簡公異之撫其首曰是兒也女不然者毋償吾緒  
矣太孺人所適曰諸生諸有彥字俊卿故刑部郎貞伯  
之第三子也甫八月而仲父寧津令貞叔鞠之會寧津  
令壯無子遂嗣焉已而自有子而刑部公已前卒太孺  
人佐俊卿事寧津令及其姑金孺人極孝謹得其懽其  
事俊卿所生母秦安人尤備最後二姑與寧津令相繼  
卒俊卿之邁三喪或以制或以心咸極意無憾者多太  
孺人成之也然太孺人不獨奉一舅二姑孝與庀其喪

又能迎其母龔孺人數共養俾忘其始之豐而終約脫簪珥以相俊卿俾塋其伯仲二兄無衣薪之憾人尤以為難太孺人之始歸諸也席其父家橐珠襦錦繡光彩委地而俊卿故儒素屬刑部蚤逝而寧津令宦薄意難太孺人太孺人覺之曰是謂我不辨為德曜也亟改荆素作田姬裝而其所進寧津令及兩姑甘脆橐亦隨手罄矣泰安人喜施而力不繼又勞苦太孺人供養時愀然曰汝王舅名士不及官汝舅宦矣而天汝從舅宦而

庶母以貽子孫奈何王舅者故貢士左白先生也太孺人謝曰子孫而獲竊祖父清白名何幸也新婦力自策不以累尊者秦安人改容而止俊卿跣地不問產性好客客至輒呼具亦不問中饋太孺人逆為謀之未嘗以倉卒壘恥也又慷慨尚義重然諾而稍孤介負氣多忤太孺人宛曲調劑之務以成其義而毋暴其氣俊卿用是得寬於貧蓋三十年未嘗見違色云俊卿之棄太孺人也太孺人哭之慟既絕蘇者數矣乃自歎有二孤在

於是日夕課伯子兄弟讀書之聲至丙夜乃機杼則益厲而心知伯子才而異之間謂若父不死矣即一旦有所樹毋忘而王父之未竟與吾世王父之業伯子諸生志嚶嚶與俗情不相攝或語太孺人而兒癡太孺人謝曰兒幸未癡也毋用世巧鑿之伯子益感奮學成舉於鄉歸上太孺人壽太孺人為欣然已而泣然曰吾可以見而父矣如而父之不及見何明年伯子下第歸又三載當復偕計吏而太孺人病脾新愈伯子戀戀不忍捨



太孺人正色曰兒尚湏乳耶奈何以不諱名我伯子強  
行至中道而太孺人疾復發寢臥以至卒得年五十有  
六伯子匍匐歸哭幾滅性曰傷哉貧也吾無以一日養  
也既而曰傷哉貧也吾無以葬也服除就南宮試得雋  
以進士隸事工部有御史用私孽大臣而著直聲者伯  
子抗疏擊之忤旨奪官歸始行貸親知謀葬太孺人祔  
於俊卿之兆而又哭曰傷哉竟不能以一命榮吾母也  
謂其父之執友世貞幸為我志而銘之庶幾若古之所

稱桓少君樂羊婦鄭夫人者以不朽吾母而少道孤不  
孝之罪世貞稚不文即有言寧能不朽而太孺人雖然  
使太孺人稱貴人母母寧稱賢者母乎伯子唯唯太孺  
人舉二男子長即伯子名壽賢娶徐而天繼嚴次同賢  
娶沈孫男四伯士達娶范仲士遇季士蓮壽賢出也叔  
士迥同賢出也孫女三壽賢出者字王第同賢出者一  
字許一未字太孺人之先姓為李後為魏所適故為朱  
後為諸朱今迄不復而魏姓復稱李太孺人尚獨稱魏

有不偶者銘曰

婦人之遘不幸者室而豐家而約以終其又不幸者歸而兩奉所生與所後中年而夫背之與子相守然獨不足以難太孺人恒則順為正變則義衡命卒誨詰嗣為國司諍嗚呼其幸耶其不幸耶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三